**读《教育的情调》有感**

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 吴秋兰

《教育的情调》为外国教育名著阅读选修课阅读作品之一。全书共十六个章节，每一章都举例几个教育小故事，简单易读。内容实际上主要围绕着关键词“教育的敏感性和机智”展开，在第十六章的章节标题——“教育现象学是一门探讨成年人与孩子如何相处的学问”直接点明了此书的主旨。

“情调”，通常指感觉、知觉的情绪色调，是同感觉、知觉相关联的情绪体验。书名偏正式的短语，已暗指这本教育著作并非从教育的理论和技巧出发，而是更多的指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相处沟通的感受。

1，何为教育的敏感和机智

纵观全书，“教育的敏感和机智”实际上已贯穿全文，无论是谈孩子的“好奇”，还是“表扬与肯定”、“纪律”，还是孩子的“秘密”，作者表面上用大篇幅文字絮絮叨叨这些东西，实际上无非就是想说教育要有敏感和机智。

那么，什么是教育的敏感与机智呢？

我们把它拆分开来看——敏感与机智。

首先，教育的敏感很大程度上讲的是“共情”。谈及“共情”，好似废话，与人交往，与幼童打交道，自然需要“共情”一说。教育者要有爱，是众人的共识，然而实际行动上，由于主观上，客观上等原因，往往未能如此。这里主要谈偏向主观的原因。

第一，师生之间地位等级差异带来的“宰制性”权力。

在学校，尤其是在低年级学生眼里，老师往往是权威的存在，即使是对于高年级的学生，学校老师及其管理者，也是相对于学生强势的存在。

在第一章中作者给出个例子：小男孩做了错事，被叫到校长办公室。校长在书桌前忙着自己的事，对到来的小男孩置之不理，让小男孩就那样站着，刻意忽视。这是一种不礼貌且不尊重他人的行为，但对于一些学校管理者来说，仿佛他们理所当然地能这样做。这不禁令人发问“你是学校的上帝吗？”这是我们的学校，还是你的学校。

有的人对老师有这样一种负面的看法，老师比较好为人师和自负固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学校里面对的都是比自己弱小的学生，在学生面前说一不二，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就把这种习气带到生活里，家庭里惹人烦。他们一方面对于自己享有这种特殊的权力习以为然，一方面大量抱怨自己的收入和学校更高层领导的官僚作风，在办公室里谈及炒房、股票，却从不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。

更有甚者把教师威严变成教师权威，把教育管理变成教育权术。所谓权术，就是刻意地用或重或轻地精神侵害，使被掌控者处于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地境地。

他们被制度榨取，然后他们向学生榨取。

第二，教育者对于教育相关的理论教条的固守而导致的“高高在上”。

一些教育者由于拥有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，却对孩子的情境体验缺乏体贴敏感性。这既包括如当众表扬或批评使孩子滋生虚荣或窘迫、造成他们人际交往困扰，妨碍自我边界感良好建立等不能体察孩子的行为，也包括把孩子们的行为当作无生命无情感的物体运动，将他们分组、归类，纳入一个个理论模型的行为。

作者在书中的一个举例是，一位拥有很多临床知识的心理医生，却对作为被观察者的孩子面临的困境无动于衷。他完全可以上前轻轻牵住孩子的手给予抚慰，却只沉浸在心理理论材料中观察情景，写出精彩的论文。

同样的，如对于好动的孩子，就下意识地把他们归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模型，以这方面的相关理论模式对待他却忽视了孩子们敏感的心灵——谁也不想被“虚伪的热情”所对待。

今日教育理论为许多老师乃至家长关心，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自媒体赚得也不少，暂且不提他们文章里的理论是不是这抄抄那抄抄，缝缝补补，对于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人来说，其实很多时候耐心点听孩子说话，给予他们尊重和关心就足矣。

对于与物打交道的一些人，他们可以对事物几近全力抽象建模，接着用逻辑来解决相关的一系列问题。但对于与人打交道的教育者，在解决问题前，还需要拥有一份仁慈。对于教育者来说，聪明若是不仁慈的，这份聪明便也了无意义。

关于教育的机智，很大程度上是指对于孩子情景敏感体察后的合适应对。

对于教育者，每天与学生（孩子）的交往相处中难免会有一些“小意外”发生，这时如何适当乃至幽默化解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什么对学生合适，什么对学生不合适，便是教育的机智能力。

而要能拥有这种能力，一方面取决于教育者对于学生的敏感共情，一方面则取决于教育者对学生的热爱和平日里对学生性格特质、兴趣特长等方面的了解把握。

2，个人的一点碎碎念

诚如本书的观点所言，教育是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。

对于本书中的“教育者首先是个教育者，要以教育学的眼光看待孩子”等其他内容，我觉得有点废话。整本书与其说是在谈教育，不如说是在谈成年人如何在孩子面前做一个合格的大人。

我之前有的一点疑惑是，教育者也是人，是人的话七情六欲，难免有伤心愤怒嫉妒等情绪的时候。作为一个成年教育者，生活经历的可能捶打，要忧虑的事情比他的学生日常关心的事多得多，孩子也不总是天真纯洁可爱的。如果今天心情不好，那么他该如何以一种合适的心态面对学生。要是说是一种硬性的职业道德要求也行，但未免显得不太近人情，教育者不是圣人。

现在倒是有点明白了。如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“一个人的阴暗面有多大，光明面就有多大”般，也许身为一个合格的大人，就是尽量向孩子展现光明面而阻挡一下阴暗面罢了，没有这种觉悟或许就不该选择成为一个教育者——虽然这不是这本书而给我带来的感想。

这本书带来的一点间接感想联系是，上中国教育史课程时，老师问想了解什么，我大概答道想明白教育的价值和社会历史作用。我之前思考相关问题总偏向于社会制度等过于宏大的方面，却忽视了人的情感复杂度。作为一只渺小的人类，理性地思考宏大的东西会容易带来悲观感无力感。曹雪芹那么聪明，能写出“世事洞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的一个人，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不对把它记下来，即使经历了那么多世事不也还是看不破究竟是什么问题。而作为一只平凡的普通的人类，相对于开上帝视角看待，或许关注一下局部打磨于事于己感觉都会好一点。这大概也是我朋友为什么说他比我现实的原因。